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譙東父子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畏廬詩存

一册 定價 六角

閩縣林琴南先生自哀其壬戌以前所爲詩、梓此集行世、都古近體詩三百餘首、先生著作等身而詩不常作、此集所輯、大半皆辛亥以後作、愴時念亂、多悲涼激楚之音、獨弦哀歌、可想見其懷抱、海內仰止先生者、定當人手一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354)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林氏選評 譙東父子集一册

(名家文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譙東父子集序

魏武雄才大略。所發爲議論。俱出天然。不待文飾。自爾成章。由運會使然也。子桓才不逮其弟。然能探文字之源。建議亦復不磨。子建驚才絕艷。文字復能發露其性情。洛神一賦。超越古今。雖宋玉亦當卻步。至求通親親一表。如游絲百轉。不見其端。情韻雙絕。使其得禪大位。亦陳後主一流人耳。轉不如子桓尙有強濟之力。雖竟曹家人物。以曹髦爲最。乃不幸中於姦臣。似人問果報。不能無憑。果髦得行其幹力。經緯區宇。固屬不難。乃司馬執權。而公問黨惡。曹氏斬宗。其中似有天在。實則三曹之文章。光氣固有不能侵滅者。因爲評選而藏之。癸亥九月七十二叟林紓病後識

譙東父子集

述志令

魏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尙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鄱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

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盛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吾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敝心腹者。見周公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使爾委相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

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勳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卒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通篇要旨在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一句。高歡字文泰及身不篡初意亦正如此久之則非篡不可勢使之然也。阿瞞以文王自喻。雖備謙詞終不脫國賊口吻。言爲心聲。寧能掩邪。

軍謠令

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天下英雄往往於得意時作傷心語。漢高以後魏武此語蓋拾其餘唾也。

重功德令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卽信賞必罰意出之魏武口吻似別有一種威稜

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賊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文誥之作以蕭閒出之阿瞞此時已隱隱以帝王自待

求逸才令

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不仁不孝。有治國用兵之術。亦用之。此是強盜招人入夥之廣告。若孔明者。寧肯於蜀中作是言邪。

分給諸將令

昔趙奢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嚮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

此是阿瞞可人處。晚近大將軍有此邪。

請封荀彧爲萬歲亭侯表

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邱。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尙。侍中守尙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繇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敘文若勳效實由衷之言。後此利害關頭。則前勳盡棄。故君子有膏蘭之惜。

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親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旣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尙帷幄之規。下攻

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瓌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尸邑。

大致苟或之能與崔浩同然。或之識見略高於浩。能鑒操不臣之心。力求引退。以致禍浩。則不能然其昧於進身則一也。此表敍或之能。吾頗惜或之明珠投暗也。

請卹郭嘉表

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惇篤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尙。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繇嘉。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天殞。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

悼惜良臣是陪筆喪失奇佐是正意嘉縱不死亦魏家之走狗耳何與漢邪

答袁紹書

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勸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奸雄初念何嘗非忠此書凜凜似有生氣

與少府孔融書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量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繇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顧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

之徒計有餘矣。

末二語威儀可怖曾文正嘗採用入文書中

與王修書

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遇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媯滿。建侯於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意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爲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治官。張甲李乙。尙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譴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問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旣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阿瞞用人之當往往如此

孫子兵法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尙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于戈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用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况文頗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注兵法當以魏武爲第一。故武侯稱其髣髴孫吳也。

祀橋太尉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歸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阿瞞之祭橋公贖文姬均出之英雄肝膽

寡婦賦 有序

魏文

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

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後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燕雀飛吾前句感其雙自傷其獨也頗善於體物

彈棋賦

惟彈棋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庫根四頽。平如砥礪。滑若柔荑。棋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脩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羅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於時觀者莫不虛心竚。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噓。或戰悸而不能語。

又

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綴肌平。

彈棋與弈棋異。五官能以巾角彈之。則其技已。秦神妙賦末四語。柳州曾範之入於序。欽

柳賦有序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
伊中域之偉木兮。瑰姿妙其可珍。景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時邁而代遷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肇萌而先辰。盛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脩幹偃蹇以虹指兮。柔條阿那而蛇伸。上扶疎而施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聲聲以過征。昔周遊而處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煖。豐弘陰而博覆兮。躬愷悌而弗倦。四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迴瞻。乘至德而不伐兮。豈簡卑而擇賤。含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

此魏文盛時所作。非有漢南之傷觀。其懷故傷情。以下卽呈露出帝王氣象。言爲心聲。固不

謬也

定正朔詔

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上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牲用帛。其飾節施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

簡明制斷仍是漢詔之遺

營壽陵詔

禮國君卽位爲裨。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慕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惡俗所爲也。季孫

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梟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邱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繇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贏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祕書三府。

七十二陵尙有形在。魏文獨營於邱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較乃翁爲優。至九地之高訓迪之切字字捫之有稜。

向化手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卽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卽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